

文/艺/范

那一抹青绿



谭竹

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起名可能是因为《千里江山图》这幅画的色彩主要是青绿两色，“只此青绿”的字面意思是“唯有这青山绿水”，有赞美大好河山之意。工笔山水画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，由北宋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时绘制。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以舞再现了王希孟创作此画的过程，可称之为舞绘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剧中将一位故宫的研究员设为“展画人”，以“展卷、问篆、唱丝、寻石、习笔、淬墨、入画”等篇章讲述他穿越回北宋，见证王希孟是如何创作《千里江山图》的。全剧采用了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，在舞美设计上，由三块朝里弯曲的长方形幕布构成，如同展开的画卷。当灯光亮起，舞台上重现了旧日时光，清冷的月下，年少的王希孟挥笔作画，伏案睡着了，展画人轻轻为他披衣……

纯白的幕布上可以投射各种光来造型，如一枝斜斜的枯枝、一个门框、一些书法的字、一轮明月……不仅是一片青山入画来，也是过往岁月的徐徐展现，那些消失了的人们、那些辛勤的劳作、那些不知是否依旧的山水、那些再也无人知晓的悲欢……都重现在了我们眼前。在“入画”这一幕里，地面是一圈圈可以旋转移动的，白衣飘飘的王希孟手持毛笔在正中的圆圈里作画，笔下的那些人物围绕着他旋转着。当那些画中人物沉默地穿过他，排成一行定格成一幅画时，他为完成了心血之作而激动地号啕大哭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他所写长诗《变形记》的最后说：“吾诗已成，无论大神的震怒，还是山崩地裂，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！”此时此景，把“诗”换成“画”也是一样的，我想王希孟肯定也有着同样的心声。

最美的是由青年舞蹈家孟庆旸领舞的那段舞，她和十几位身着青绿衣、梳着高髻的仕女款款走来，她们用双手捂着嘴，长长的衣袖垂下来，身后的衣裙也是拖尾的，让人想起“蜿蜒”一词。古有西施捧心，今有青绿捂嘴，造型都十分古雅。舞蹈设计了“静待”“望月”“落云”“垂思”“独步”“险峰”“卧石”等一系列唯美的造型动作，用来表现画中的不同形象。这一刻，人如画，画如人。

舞中最让人惊叹的是那和地面平行的下腰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整个人朝后仰，慢慢向下直到和地面平行。这

个高难度的动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被称之为“青绿腰”。真的是诗里描绘的“袅袅腰凝折，袿袿袖欲飞”呀！据说这个动作是为了表现“横亘如山”，而高高的发髻也隐喻着山峰。这段舞曾登上央视春晚，惊艳了众人。据说在春晚结束后仅仅半小时，这个节目就被回看了数十万次，网友纷纷留言感叹：“美哭了！”有诗形容：“江山千里画中人，发髻危危点绛唇。水袖清灵青绿炫，纤腰曼舞若天神。”

和《水月洛神》《沙湾往事》等舞剧比起来，《只此青绿》的舞蹈没有那么多，也跳得没那么激烈，很多时候只是一组组的造型。比如扮演各种劳作的人们，拿着劳动的工具，做着各种造型。光线从白天渐渐变成黄昏，再慢慢过渡到黑夜，显示人们一天的劳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一个仕女缓缓地从一个门走过，光影迷离，似真似幻。剧中多有抬头望月的动作，凝神望月，月照古人也照今人。一些人物只是伫立在那里，随着地上转盘的转动而绕着王希孟转。却让观众领悟到此时此景所表达的：王希孟作画时脑中掠过的形象。这样的处理是符合该剧想要表达的主题的，并且使这部剧整体具有了一种端庄、大气和沉静的气质，一种古朴、凝重的历史感，成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涵。

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部剧，那就是“美”。整部剧审美在线，无论是布景、服装、动作、姿态、色彩……都非常美，打动人心，是东方美学。我们曾经有过这么多、这么美的东西，无论是音乐、舞蹈、服饰、建筑……我们真的应该停下匆匆的脚步，回望一下我们来的路。

隔着时光的长河，我们只能凭着《千里江山图》去想象北宋时期的繁华和秀美山河，而今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让我们沉浸式“赏画”，让那一抹青绿，在千年之后又一次惊艳了世人。的确是“汴梁繁华成旧梦，只此青绿留人间。”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表达，当舞蹈与绘画相融，碰撞出了耀眼的艺术光芒。青绿千载，山河无垠，那一抹青绿穿越千年，久久地萦绕在人们的心头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)

诗/绪/纷/飞

瓦片(外一首)



张守伟

一踩就破的瓦片
是眼前的屋檐上落下来的
破碎的声音从脚底传到头顶
我几乎听见了故乡坍塌的痛

制瓦烧瓦是一个古老的行当
经过水经过火
泥土之上的村庄一直低过泥土
把一片瓦的弧线举在高处

铁匠铺

风箱里传出的喘息声
大过村庄的新声
嘎嘎嘎
就是从乡土的唇齿之间发出来的
有时快有时慢
这样的节奏出自那个躬身拉扯风箱的人

火焰欢笑
铁具里的农谚烧制出镰刀锄头
被勤劳大地泥土磨得溜光锃亮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城/市/漫/记

跳墩桥



万承毅

一条小河穿城而过，哈达一般缠绕在渝南小城万盛的纤腰上。她时而静谧，时而欢腾，随着四季转换着腔调，唱着或湍急或潺湲的歌。她叫孝子河，是万盛人的母亲河。

有河就有桥。三元桥古韵悠悠，始建于清咸丰元年，至今人来车往，仍是交通要道。新田大桥十分气派，柏油路黝黑，标志线雪白，一棵黄葛树歪立桥头路中央。爱情桥寓意美好，一度成为年轻人谈情说爱的最佳去处。还有新建的康体桥，通向奥林匹克公园，每个晴夜熙熙攘攘。近年来，孝子河上还新修了许多堤坝：福堤、康堤、孝堤，除了拦水防水，更为人们通行提供了便利。最妙的，还是那座矗立河水中的“跳墩桥”了。

许多个中午、夜晚，我都会走过跳墩桥，或上班，或回家，或散步，或走亲戚，或吹河风。跳墩桥由二三十块大条石垒成，大条石是原生态青石块，凿痕均匀，大同小异。每块条石约一米长、三四十厘米宽、五六十厘米高，间隔均匀地横铺在河中央，成为一座拙朴简洁的桥。十多米宽的河面上，条石琴键一般，连接起孝子河两岸，弹奏着悠闲古朴的歌谣。

这是孝子河上游段，河面窄，水面低，水流浅。跳墩桥恰如其分地诞生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些人修建，条石从何而来，如何加工，怎样运输，何时建成。人们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，过河时更便捷，玩耍时更欢乐。尤其是夏天的夜晚，大人小孩，热热闹闹相聚于此，勾画出一幅欢腾的“夏夜戏水图”。他们有的提着水桶，有的举着渔网，有的扛着耍水枪，有的揣着手电筒，有的戴着矿灯帽，有的拿着盆、瓢、罐、瓶……总之，玩水、耍水、舀鱼、装鱼的一系列工具应有尽有。河水约齐膝高，大家脱鞋挽裤，纷纷下了河。跳墩桥左右，人如星子四散开去，舀鱼的舀鱼，戏水的戏水，搬螃蟹的搬螃蟹，打水枪的打水枪……清风徜徉，碧水流淌，跳墩桥边，人们谱写出一首欢乐、悠闲、惬意的消夏曲。

跳墩虽敦实厚重，也有经不起水流冲刷的时候。每年端午之后，汛期来临，河水猛涨，跳墩准会有三五块被冲得歪歪斜斜，不在“线”上。此时，水没条石，桥不成桥。人们一如既往走到岸边，猛然抬头才发现，以往安然的跳墩桥已然有恙。望着泛黄翻滚的河水，望着歪歪斜斜的跳墩桥，大家慨叹着，摇摇头，转身奔向远处的新田大桥或三元桥，路程陡增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天半月，人们纷纷感叹“不方便”。

去年，区里开始重修跳墩桥，采购了人工条石，每一块几乎一模一样，比以前的条石更高一些，更大一些。拦截水流、落石筑桥那几天，人们围在两岸观看，谈论着，欢笑着。“以后再也不怕被水冲歪了！”“这种石头看起来都要规整些。”“跳墩跳墩，这回可以跳着走喽！”……

(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)



新作者

心中的山楂树

周荆沙

不知是否被浪漫怀旧的主题“山楂树之恋”所吸引，我毅然决然地跟一群年轻人去“奔赴山海”。

其实根本没有什么“山楂树”，不过是山顶一处恰似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剧照的意境。但我们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还是奔着各自心中的那棵“山楂树”而勇往直前。乘着初夏的风，不惧山陡路滑，不畏荆棘险阻。目标在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顶上，没有路供我们走上去，先有徒步队在荆棘丛林里开辟了一条做有标记的“爬痕”，我们就沿着“前辈”的足迹向上攀爬。

每当累了想放弃的时候就：快了，前面就快到了，再坚持一下。爬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却听见队伍里的小年轻还一路哼着杰伦的歌，有几位男高音还中气十足地大声吼“加油”！为队友们打气。初夏的阳光温柔明媚，穿透每一片树叶，铸就了无数摇曳生姿的光点，它们在林间轻轻舞动，引领着我们向着山顶的梦想迈进。历经两个半小时攀爬后终于爬到了山顶。

江领队背着食材负重跑步前行上去，已经在一片开阔的凹地铺排午餐。有的三五成群坐在阴凉处休息，有的在阳光里互相摆拍，饿了就拿出自己带的零食水果吃起来。还有几位“歌手”唱歌助兴，此时，歌声、欢呼声、呐喊声、掌声响彻山谷，打破了荒林的静寂，鸟儿也叫得更欢畅。

我早已忘掉了先前的疲惫，又满血复活，也跟着哼唱起来，欢快地扭动着身姿，在歌声里感觉自己跟他们一样年轻。他们唱的那些歌曲我还会唱，顿时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。

补充了一点能量，收拾起行囊，又向着心中的那棵“山楂树”出发了。翻越两三座小山包就来到了大家向往的“山楂树之恋”的意境之地。哪一棵都不是山楂树，哪一棵都可以是山楂树，大家不管老的少的、男的女的，都找到自己心仪的“山楂树”摆拍起来。

徒步行，就似一部生活剧，遇到的那些荆棘，踏过的那些沟，越过的那些高山，趟过的那些湖泊……宛若生活之苦难人生之不易，沿途所遇皆是美景，响彻山谷之回音，印进脑海，浸入身体。登顶之时，像极了涅槃重生，漫山遍野，皆是欢愉！

(作者系石柱县作协会员)